

名家随笔

黄河有船待远航

高定存

浩浩黄河，连通万里，航运史可追溯到先秦时代。延至明清两朝，黄河已为一条黄金水道。上至宁夏内蒙古，下到河南山东，大小船筏或短渡，或长行，纷纷攘攘，不绝于途。虽然中游不少峡谷地段极难航行，通过壶口瀑布甚至还得旱地行船，但各种险阻都挡不住船队往来。木船皮筏千年不歇，追风鼓浪，一路驶入20世纪，迎来了机船时代。

黄河上第一艘机船试航于1911年，陕甘总督升允聘请比利时人设计制造出一艘蒸汽机轮船，取名“飞龙”号，从河口镇启航，潮流直上甘肃靖远五佛寺，航程1200公里，轰动一时。此后又有人驾驶内燃机客轮，从包头往返宁夏石嘴山，用时仅8天。在黄河下游，20世纪20年代就有机船往来，航运繁盛一时。轮船若从上游直航入海，中游晋陕大峡谷是关键地段。

晋陕大峡谷全长700公里，一色石质河床，落差大，水流急。山西交通部门勘察航道，数出浅滩大碛有128处，故机船试水也迟。1977年，保德县率先设计制造出机动船“先锋号”，于5月23日正式下水。这是晋陕峡谷内开行的第一艘机船，长25米，宽4.2米，配备120马力柴油机，载重30吨。试航成功后，保德县随后又建有三艘机船下水。而与保德隔河相望的陕西省府谷县造船势头更猛，于1979年建起造船厂，先后造出9艘货轮，两艘客轮。1985年10月16日，在交通部、中央电视台、陕西省交通厅等多家单位参与下，府谷县的“友谊2号”客轮从县城出发，试航壶口，单程535公里，往返14天，途经晋陕两省17个县，闯过中型险滩25

处，创造了黄河中游客轮远航的最高纪录，也为黄河中游开行机船积累了资料，闯出了新路。这一事件被载入了黄委会2000年编纂的《黄河大事记》：“陕晋黄河河道客轮首航成功。”

晋陕峡谷机船试航成功，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。1988年2月，交通运输部在西安召开会议，审查通过《黄河水系航运规划报告》，描绘出一幅美好蓝图：2020年前黄河实现区段通航，行驶300吨级船舶；2030年实现真正的通江达海，最大500吨级的轮船从上游直达出海口。

人们信心满满地要打造黄河黄金水道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河有丰枯水情，许多事情走着走着就出乎了人的意料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黄河水量大减，1972年到1999年，下游有22年出现断流。拯救黄河、确保不断流成为主题，航运之事被搁置一边。甚至中游新建万家寨和龙口水电站，两座大坝都未留船闸。河水日浅，百年机船时代，黄河航运却日渐式微，晋陕峡谷内全然没了船的踪影。

古人有言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于黄河两岸的人来说，船不达海不死心。世界第五大河流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河上岂能没有船？我们既然能开运河、建大坝、调控水流，那么黄河通航、轮船达海，也并非遥不可及之事。

百年沉浮沧海梦，黄河有船待远航。我期盼有那么一天，从家门口登船，出晋陕峡谷，下河南，过山东，直入大海，洗落满脑子懵懂，然后回过头来，重新审视这个世界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第一次见到“大同火山群”，是在大学图书馆的一本地图册上。喜欢猎奇的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，瞬间萌生了想去一睹芳容的冲动。

没想到，几年之后，我竟在火山脚下扎了根，成了那方水土中的一员。吃着火山沃土滋养的粮食，喝着火山岩层下喷涌的甘泉，每日出出进进，上班下班，一抬眼就能看见火山。它静默着，不威严，也不高深，慈眉善目的样子，总在那里俯首凝视，亲切，温和，俨然一位长者。

闲暇时，我们常常举家出动，不厌其烦地沿着那条磨得发白发亮的小路，迎着火山出行。其时，宽阔平坦的旅游线路还只是一种梦想，外来的游客少之又少。而视火山为常态的本乡居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它是一道景致。我们一家四口，缓缓地走啊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看看，总也走不出山的怀抱，总在山的视野之中。山呢，也不孤单，几十口的一个大家族，大的，小的，高的，矮的，列着队欢迎人们。从西往东，一字排开，手拉着手，脚挨着脚，各

就各位，各司其职，又相互照应。

在火山的环绕中，一直心满意足，日子平静而充实。心中偶有波动，便去看山，去守望，近距离地和山们相依相守，相互观望，却一直不曾走进。

那个春天，忽然就有了冲动，想去爬山，攀上火山。

路，曲曲弯弯，大多是新修的。水泥路面泛着银光，远远看去，如飘带似的，从这一座绕过，又扯向了那座，很显然，是专为看山而辟的。开着车，摇下窗户，走进山的领地，一座一座地看，一座一座地拍，一座一座地爬。同样的火山，由于当时喷发力度的不同，喷发次数的不同，形成的景观也大不一样，由不得让你看了这座，还想着那座。

先上的是马蹄山，看着不高，可真要上去还真费了些力气，就寻思着不

再上别的山了。但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又上了簸箕山，之后就金山、黑山、阁老山，挨着个地爬，一爬而不可收。雪天去，刮风天去，春天去，冬天也去，再一次发现，其实一直对火山有一种依恋，说不出的依恋。

印象最深的是在黑山上。正是农民播种的季节，天气出奇得好，下午三四点的时候，阳光柔柔的，却很明亮，许是爬得累了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地面是土黄色的，土黄的下面是褐红，燃烧后的石头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孔。眼前忽就浮现出山们燃烧时的情形，噼噼啪啪，稀里哗啦……涌出火红的熔岩，化作肥沃的土壤，凝固成坚硬的浮石。沃土，用来滋養粮食，浮石呢，是很好的工业原料。泥沼，污浊，残花败柳，一切的腐朽和陈旧，统统净化，埋于地下。彻底焚烧，彻底更新，

柔软的，变得坚硬；松散的，凝为一体。一个劲儿地长啊长，堆啊堆，浮石凸了出来，山们立了起来……

坐在高处，坐在火山口上，猜想着，端详着，好像自己也坐成了一座山，一座燃烧后的山，宁静，淡泊，心如止水。

人们为什么总爱把这儿的山叫成死火山呢？山们不是明明还活着吗？可见，可感，又可触摸，在人们的视线中，在人们的生活里。不信，你看，小城的居民哪一样离开了火山？为他们遮风挡雨的是火山，积淀沃土的是火山，给予幸福的还是火山……这能叫死吗？这是凤凰涅槃，是山们的另一种活法。

走进火山群，忽然想为它们换一个名字，更适合的。

而今，火山有了一个很体面的头衔——国家级地质公园！亭子建起了，栈道架好了，路宽了，树多了，四面八方的游客来了，着实“火”了起来。

很想再去一睹芳容，却再无那时的从容，惟愿火山更“火”。



太原的秋

张毅

好久没有静下心写作了。在俗事杂冗的匆忙里，在不休歇的几场绵绵秋雨后，静观影子跑进阳光里，日色渐敛，白昼缩减，想起陆游先生那句：“四时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时。”太原的十月，秋风吹拂，秋色迷人，接下来便是北风、外套、羽绒服和过年。生长在这片土地，总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，春夏秋冬，四季分明。

太原的秋天充满细腻，不一样的地方品味着不一样的气息。午后慵懒的日光洒在文庙红墙外，树影与人物映衬的画面感绝佳，真的可以坐在街角看一下午。阳光晴好的天气，在街边漫步，金黄的树叶簌簌飘落，街头散落的人群，都有着不慌不忙的定力。想起那日，路过熟悉的街角，雨声由喧嚣转为静谧，糖炒栗子的小摊香气缭绕，路边的行人心思澄澈，日子便在不经意间变得悠长温婉。

太原的每个角落都有不一样的秋景。汾河湿地以观赏枫叶和芦苇荡为主，光影交错，色彩缤纷，满满秋天的氛围。或者在滨河自行车道上骑行，或者在汾河河畔悠然漫步，都是赏秋的不错体验。微风拂过涟漪，天鹅悠然，静静地感受着季节的变化。树挂谦逊，装饰了湿地公园的整个秋天。改造后的迎泽大街，也以崭新的面貌融入了太原的秋天，迎泽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，一下子将人们拉回了记忆中的年代。这座桥，像是一条时光的纽带，连接着太原的过去与未来，也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。汾河日落，桥上的行人有的悠然漫步，有的静静驻足。仿佛生活的重担被桥梁分担了许多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与憧憬。夕阳西下，华灯初上，复古的路灯下，金光璀璨的桥头堡在五星红旗的映衬下尽显恢宏壮观。

层林尽染，浪漫满山。红叶如约而至在太原龙山浪漫的秋天里，如诗如画。如果有时间，就去太原龙山爬爬山，看看红叶吧。人间朝暮，叶落问秋，开着车行驶在童话般的秋天，与秋风撞个满怀。落红吹满沙头路，此番美景，要是古人来了，怕是能写很多篇佳作吧。温暖的阳光洒在爬山栈道上，忽觉秋气堪悲未必然，轻寒正是可人天，回顾这一年的路程，感悟生活安稳。

太原的秋天，携一份随意，走到哪里赏到哪里，不回避，不贪求。听风声呼呼，闻水声潺潺，赏秋花烂漫，感受新鲜的空气、安逸的生活。在这新旧交替的城市，在秋意弥漫的太原，除了不断行走，也在繁忙空隙间读到书里一句话：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最应该把握的、有点小完美的生活，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构建起来，有点艺术，有点旅行，有点读书，有点工作。诚觉如是！

走进火山群

吴素荣

第一次见到“大同火山群”，是在大学图书馆的一本地图册上。喜欢猎奇的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，瞬间萌生了想去一睹芳容的冲动。

没想到，几年之后，我竟在火山脚下扎了根，成了那方水土中的一员。吃着火山沃土滋养的粮食，喝着火山岩层下喷涌的甘泉，每日出出进进，上班下班，一抬眼就能看见火山。它静默着，不威严，也不高深，慈眉善目的样子，总在那里俯首凝视，亲切，温和，俨然一位长者。

闲暇时，我们常常举家出动，不厌其烦地沿着那条磨得发白发亮的小路，迎着火山出行。其时，宽阔平坦的旅游线路还只是一种梦想，外来的游客少之又少。而视火山为常态的本乡居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它是一道景致。我们一家四口，缓缓地走啊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看看，总也走不出山的怀抱，总在山的视野之中。山呢，也不孤单，几十口的一个大家族，大的，小的，高的，矮的，列着队欢迎人们。从西往东，一字排开，手拉着手，脚挨着脚，各